

大克鼎铭文拓片版本刍议

□ 孙羽浩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大克鼎是西周晚期青铜重器，“海内三宝”之一，2002年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据上海博物馆葛亮先生考证，大克鼎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家村窖藏，时间可能在光绪十四年（1888）夏，后运至京师潘祖荫处，不晚于光绪十五年正月十九日^①。光绪十六年潘祖荫去世后，其弟将大克鼎和大盂鼎运回苏州秘藏。1951年潘祖荫孙媳潘达于女士将孟、克二鼎一同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克鼎留存馆中至今。

大克鼎铭文铸在鼎腹内侧，分为前、后两区，两区间有数行宽度的空白间隔。前区15行行10字（其中第12行无字），后区14行行10字，合计全篇共290字。

大克鼎铭文拓片的版本问题，历来缺少讨论。上海图书馆仲威先生曾依托馆藏精拓，以光绪十五年春潘祖荫在京师命工洗剔这一事件为分界，将大克鼎铭文拓片分为“未剔本”和“剔后本”两种，并指出“未剔本”（又称为“关中拓本”）为光绪十四年出土时初拓，“剔后本”（又称为京师拓本）多为光绪十五年至光绪十六年间传拓。此种分类方式，虽然已经大致廓清大克鼎铭文拓本的主要版本差异，但仍略显粗疏，且不够全面。笔者结合国家图书馆藏拓本，根据大克鼎铭文的损泐情况和传拓时间，将铭文拓本分为未剔本、半剔本、剔后本、潘志万本及上博本等五种版本。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未剔本

未剔本是大克鼎铭文拓片版本中最早的一类。此类拓本中有多处文字漫漶不清，清晰字、大致清晰字和不可辨识字，各约占三分之一，展示了大克鼎铭文未经洗剔的原始面貌。

未剔本以往被认为是在关中出土后所拓，故又称为“关中拓本”。中国嘉德2021秋季拍卖会有一件大克鼎铭文拓本（LOT.0988），损泐情况符合未剔拓本特征。该拓本钤有“郑盦藏鼎”“己丑”二印，是光绪十五年潘祖荫得器后所拓，因此，以“关中拓本”称呼未剔本似乎有所不妥。大克鼎归潘祖荫后，大致于光绪十五年五月以前进行了第一次洗剔，故此类拓本传拓时间的下限，当为光绪十五年五月。

国家图书馆藏黄士陵跋本，卷轴装，分装二轴，每轴各有铭文拓片一纸，符合未剔本的损泐特征（图1）。拓本中有黄士陵录李文田摹铭、释文及考释，并有光绪二十二年九月题跋一则。黄士陵（1849—1908），字牧甫，一作穆父，号倦叟，安徽黟县人，晚清时期书画篆刻家。黄氏根据铭文损泐情况，在题跋中指出此拓为潘祖荫初得器时拓本，判断得较为准确。此本为廖季平旧藏。廖季平即廖平（1852—1932），初名登廷，字旭陔，后改名平，字

^① 葛亮：《大克鼎的出土地、出土时间及相关问题》，《西泠艺丛》2019年第4期，第24—29页。

季平，四川井研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经学家、哲学家。据黄士陵题跋，其得廖季平赠此拓本，至迟在光绪二十二年三月。

上海博物馆藏周庆云藏本，卷轴装，一轴，有王蕴章题端，其铭文拓片符合未剔本的损泐特征。仲威对其考证已详，此不赘述^①。西泠拍卖 2020 年春季拍卖会，有一件陈邦福题跋的大克鼎铭文拓本（LOT.0407），先后经陈介祺、陈邦怀、陈邦福、钟天铎等人递藏，其铭文拓片也符合未剔本的损泐特征。陈邦怀判断此拓为“初出土之拓本”，甚是。



图 1 大克鼎铭文未剔本

二、半剔本

半剔本是大克鼎经过初步剔除后传拓而成的拓本。此类拓本中大部分文字已可辨识，只有少量文字因未剔出而不能识别，如第四行第三字“家”、第四字“夷（惠）”、第六行第一字“得”、第二字“屯（纯）”、第七行第一字“于”、第二字“厥”、第七行第七字“明”、第八行第二字“申（神）”等。有些字虽因未剔完全笔画稍显纤弱，但并不影响文字的识读。

传世最为知名的李文田跋本，最早由姜鸣先生在北京琉璃厂文化遗产书店内发现，又先后见于上海崇源 2002 年、北京泰和嘉成 2013 年、北京嘉德 2017 年等多场拍卖会中，现为私人收藏。此本有光绪十五年李文田摹铭、释文、考释及题跋，光绪二十二年黄士陵题跋、马衡题跋和民国二年陈治观款，其中李文田的摹铭及释文符合半剔本的损泐特征，而其题跋写于光绪十五年五月。据此可知，半剔本的传拓时间，也即潘祖荫命工第一次洗剔大克鼎铭文的时间，上限不晚于光绪十五年五月。其下限据下文剔后本的传拓时间上限，大致在光绪十五年末。

国家图书馆藏陈承修旧藏集拓本《攀古楼吉金》，册页装，分上、下两册，收录金文拓片 135 种，涉器皆为潘祖荫攀古楼所藏。其下册中有大克鼎铭文拓本二纸，符合半剔本的损泐特征（图 2）。该本钤有“御赐梅莲兰菊斋”“己丑”“潘祖荫珍藏三代法物”“三代以来至宝”“伯寅父审释彝器款识”等印，确是光绪十五年潘祖荫藏器时所拓。

^① 仲威：《纸上吉金：钟鼎彝器善本过眼录》，文物出版社，2020 年，第 205 页。

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有集拓本《陈乾藏吉金文字》一册，其中收录的大克鼎铭文拓片，虽未见潘祖荫用印，但符合半剔本的损泐特征。又，中国嘉德 2021 秋季拍卖会有张玮旧藏大克鼎铭文拓片二纸（LOT.2308），也符合半剔本的损泐特征，并钤有潘祖荫“己丑”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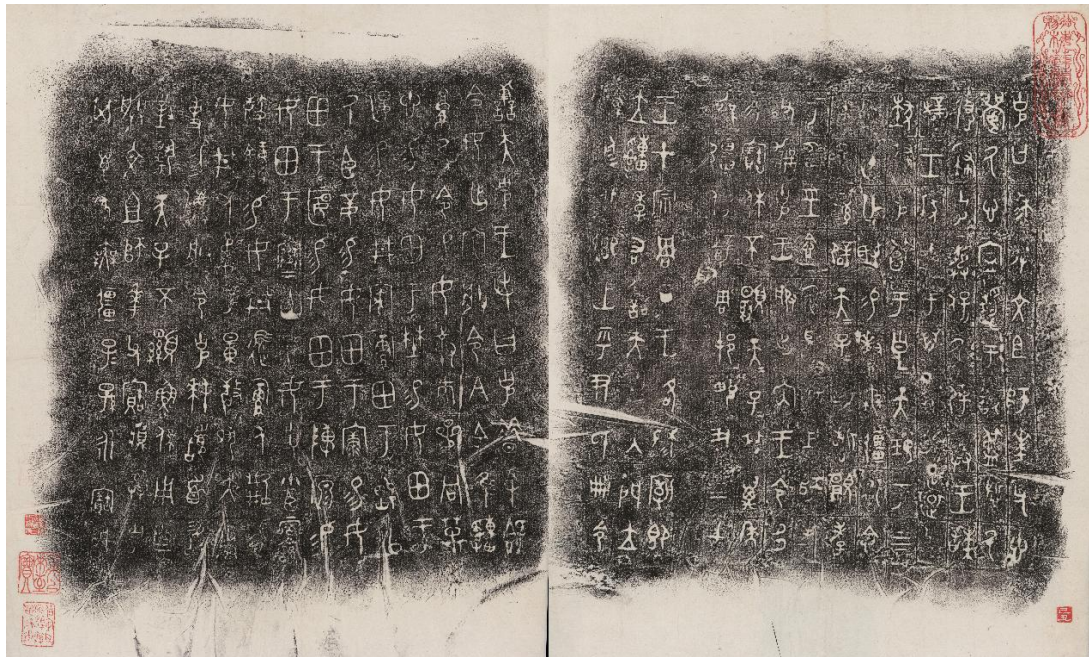


图 2 大克鼎铭文半剔本

三、剔后本

剔后本是大克鼎经过二次剝剔后传拓而成的拓本。此类拓本中全部文字皆已剔出，因此以下诸本在铭文损泐情况上并无明显差别，只有传拓时间不同。由于大克鼎铭文二次剝剔的时间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我们只能根据存世拓本大致判断剔后本的传拓时间。

上文提到的李文田跋本中李文田的摹铭及释文虽然符合半剔本的损泐特征，但拓本中的铭文拓片却是典型的剔后本，其拓片钤有“己丑手拓”“伯寅宝藏第一”二印，可知剔后本的传拓时间上限不晚于光绪十五年末。其下限似可以大致定为潘祖荫卒年，即光绪十六年十月。

国家图书馆藏黄葆戉跋本，卷轴装，拓本上方为连缀的铭文拓片一组，符合剔后本的损泐特征（图 3）。该本铭文拓片周围钤有“庚寅”“伯寅父审释彝器款识”“平生有三代文字之好”“伯寅持赠”四印，是光绪十六年所传拓。拓本中有黄葆戉题记，署“己巳三月”，即民国十八年（19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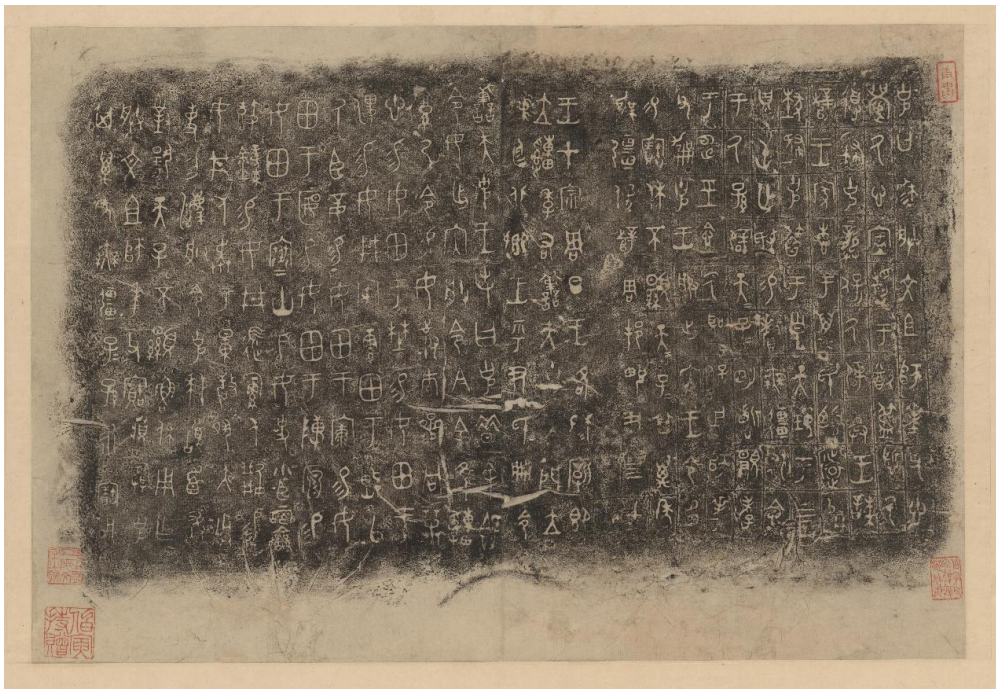


图3 大克鼎铭文剔后本

四、潘志万本

潘志万本是潘志万所拓大克鼎铭文拓本，其损泐特征与剔后本差别不大。其拓本中多钤有潘氏用印，如“潘印志万长寿”“硕庭眼福”“硕庭手拓”等。潘志万（1849—1899），字子侯，号硕廷，又号笏龢，江苏吴县人，晚清书法家、金石收藏家。潘志万是潘祖荫从兄弟潘介繁长子，尝为族叔潘祖荫写刻《藏书纪要》。

潘志万本较为少见，且没有年号印以判别传拓时间。由于此类拓本中并无潘祖荫用印，疑皆为潘氏歿后所拓，其下限可暂定为潘志万卒年。

国家图书馆藏俞樾跋本，卷轴装，拓片上钤有“潘印志万长寿”“硕庭眼福”二印。裱轴上部有俞樾题跋，写于光绪三十一年，时轴藏于章钰手中。轴背有题签“克鼎拓本，曲园师题”，是章钰口吻。该拓略有损伤，如前拓十行“显”字、十三行后一“王”字、“即”字等。国家图书馆又藏罗振玉跋本，卷轴装，拓片上钤有“硕庭手拓”“潘印志万长寿”“硕庭眼福”三印（图4）。轴内有罗振玉题端，又有其题跋一则。轴背有题签“克鼎拓本”。

此外，另有诸多与剔后本损泐特征相同，但没有钤印的拓本，较难判断是何时所拓，如上海博物馆藏褚德彝藏本和吴昌硕跋本^①。

^① 仲威：《纸上吉金：钟鼎彝器善本过眼录》，第206—20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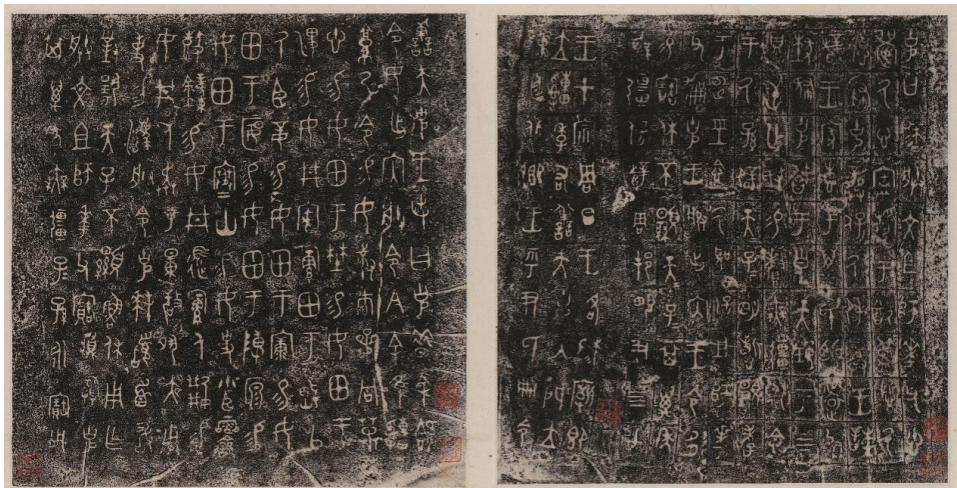


图4 大克鼎铭文潘志万本

五、上博本

上博本为大克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入上海博物馆后所拓，其损泐情况与剔后本、潘志万本无异，用纸、用墨及拓工都颇为考究，虽拓得至今也有数十年，但相对于前两类拓本而言，只能称为新拓。

上博本的特点是将大克鼎前后两区连拓在一起，有原拓和影印本两种。原拓一般钤有“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传拓”印，影印本则多钤有“上海博物馆所藏青铜器铭文”印。

国家图书馆藏郑振铎藏本，单片，为上博本原拓，钤有“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传拓”印及“鼎”字戳记。此本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赠与时在北京的郑振铎的数种拓本之一，装有拓片的信封上面的到京邮戳为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三日。国家图书馆又藏有上博本影印本一种，单片，钤“上海博物馆所藏青铜器铭文”印及“鼎”字戳记（图5）。

在拍卖市场中，泰和嘉成 2021 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LOT.4414）、海王村 2018 年秋季书刊资料文物拍卖会（LOT.0045）各拍出一件大克鼎上博本原拓，皆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传拓”印及“鼎”字戳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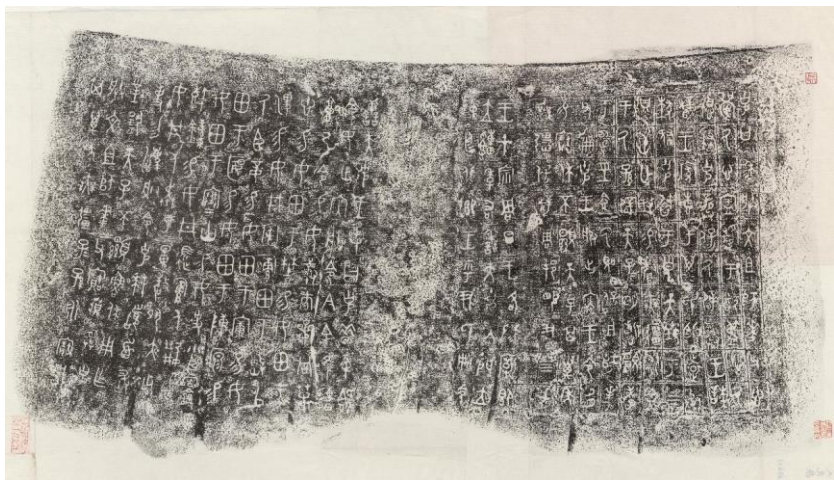


图5 大克鼎铭文上博本（影印）